

環溪集卷之二十三

太僕卿雲間沈愷



墓表

承德郎工部主事南汀姚公暨贈安人李氏

合葬墓表

往愷為諸生落落無所比數又任性自便率多忤  
寡諧獨南汀公一見語合公知余余亦知公遂折  
年輩以相取下已而同官于

朝交日益深入則交鳥出則聯轡無日時不見見  
輒握手燕笑留連竟日乃散無何公以事謝去余



又浮沉南北竟成曠阻近方謀歸山中欲追陪杖屨謂可白髮相從而公已不待矣嗚呼傷哉公卒之又明年其子龍津君某率其弟龍淵龍潭龍山龍石君某某泣曰知余父者莫如子孤孽有貞石願子一言題其墓是使後世知有先君子而先君子所恃以平生者且不朽矣余聞之戚然槩于其心乃雪涕表其墓曰姚氏世為海鹽望族

國朝始徙平湖為平湖人傳至贈工部都水主事怡善公再徙華亭贅于張氏遂家焉怡善翁生五子公其末也諱參字應辰別號南汀幼即穎敏不

凡甫十餘歲嶄嶄見頭角矣弱冠補博士弟子員與兄西坡君更相切磨益同心思所樹立時學論傳公舉為閩州人一見公文輒折節下之督學者試輒高等隱隱東吳之望正德戊辰居太安人喪哀毀骨立按例入太學大司成獨偉望公領庚午鄉薦明年中乙榜即分教饒邑比南還怡善翁嘆曰子擇官耶策進有數而勦哉公唯唯教饒朧朧章道納執其有以經義請益者得其指授往往取高科躋臚仕或道經東南貴顯矣居必避南言且稱名猶恂恂執子弟禮學憲如崆峒李公以文章



家高視一世獨大喜公日論文咏詩或至鷄鳴月  
墜繼繼弗休尋延譽于觀風使薦之

朝江右聘柄文衡適拜宜春令公蹙然曰吾今困  
于資矣吁其奈何宜春承凋弊之後俗故囂囂歲  
徵無藝督里賦者視公儲若其家物長吏一不靖  
豪猾輒操其短長而莫可誰何公廉得其弊至革  
無遺蠹邑歲貢茶茶僅百斤極其味求費輒數倍  
公乃令里自輸納民得省費者十九時寧藩播弄  
威福動以鹽筴橫生牟索郡縣驕公顧曰吾知  
有吾民豈顧吾身力排阻之其軍校入境則以日

泐之有犯錙銖弗以假餘黨聞之嘖嘖吐舌曰有  
此老不畏寧王耶憚如嚴京兆不敢弄以事至其  
均役稱平賑饑全活皆炳然可頌當其時民歌之  
曰宜春令陽春政不受錢民安靜其忠節孫公薦  
剡與夫郡志名宦傳所稱皆實錄云巴卯考績北  
上會宸濠之變倡義為陽明公應援且面斥依違  
贊曰

國家秦養士正在今日方義激以前而怡善翁計  
且至出告是不越闕三年無色容服闋改相廬桐  
廬邑衡小不易治公毅然曰難在人不在邑益奮



不怠乃振枯落省冗費簡將迎于是庭無宿爭使  
不濫穀直日之里費不數錢政如宜春而邑小地  
衝君子猶以為難丙戌以  
觀事便道省墓感且泣曰欲養而親不逮矣尚  
復向小兒折腰耶遂拂衣歸築室于汀水之陽若  
將樂而忘世會

皇上詔獎恬退銓曹以公名疏得

俞旨授工部主事復起遇郊壇禮成贈父母如其  
官而配李氏為安人云辛卯督稅荆南荆南利藪  
也至者往往坐不潔去公冰蘖自持諸所羨餘一

切屏去及登記一毛不遺歲終上之司空相傳以  
清獻復出其所自持固如此而不便者滋不悅旋  
復叙遷雖祿秩崇加而位不稱施遂堅去志不復  
為榮進事矣居山中十有八年始卒公才卓學豪  
邁不為雜事變卒然臨之若素有成畫不動聲色  
而中固弗濟官居庭集千人得一言無不人人當  
意雖察不為所至總吾慈母及其去也挽留者填  
塞里巷即衣被殘弊亦無不沾沾泣下者第性簡  
率不肯與時俯仰亦不肯干諸貴人借助聲勢竟  
以是歸既歸掃軌謝轍視門外事若疾風而不顧



即故人重客亦罕觀其面日以耕讀教子自娛故  
本尚實絲竹管絃一無所慕下至種植雖一草一  
木必求以適用家日饒裕而浣衣救屨如寒素士  
然達觀造運而嘯咏觴酌裕如也蓋公自負直欲  
標趨古人而自附于樹德立功以見世然歷仕二  
十年立朝不滿一考謂非有遇有不遇耶配安人  
李氏其先世多名宦父諱光母平湖陸氏著姓也  
安人生四歲失怙與母氏相依日習內訓歸公時  
方食貧早夜協相唯謹學費不足至脫簪珥以得  
分教饒邑瞰君志弗樂輒以理慰解諸生有貧不

能振者則勸以推恤及令宜春三年諸所服飾仍  
如嫁來時寸絲尺縷一無所營辨曰吾將相汝庶  
也既而改桐廬公滿然爲逸老計安人喜曰吾欲  
爲君請而君且先行之矣未幾嬰疾不起公尋以  
徵去易簣之日他無所及但曰汝父行不及見吾  
所望兒輩同心克宗而無忘而母之言乎言訖而  
逝語曰寤盡貯無留資食盡享無餘味言留餘也  
顧其子姓駿發方蒸蒸起是造物者若留以有待  
而公與安人行當享其餘矣孰謂天道遠乎其生  
年卒塋日月詳在誌中不敢殫述特舉其懿行之



大者以表于墓使後之過者式焉曰其賢人乎其賢人乎

中憲大夫山東按察司副使海樓李公墓表  
山東憲副海樓李公之歿也塋將有月日其孤豫亨升亨乞言于愷愷謝不文再三其孤拜且泣曰此先中憲意也先中憲易簣之夕執孤手泣曰余平生不善俯仰多忤寡諧往余初官京師時與鳳峯沈公同官時相過從朝夕論心油油翼翼即一飯不忍置後雖升沉異趨蹤跡濶疏而此心未始一日異余死而身後不朽事汝其謀諸此公必有

過焉孤是以有今日之請愷不得辭按侍御南湖徐公狀公諱日章字尚綱別號海樓其先洛陽人從宋南渡徙居武林再徙上海之王渡里高祖德芳贅華亭遂家焉德芳生晟晟生枏壽官枏生靈是爲鶴峯翁以儒起家應貢分教義烏以公貴晉封中順大夫長沙知府配許氏封太恭人翁有懿德其載存翁誌中翁生五子仲即公公生頴異總角補博士弟子負英情天逸焉時文最精識者奇之壬午舉于鄉明年連舉進士旋丁內艱服闋授刑部主事持明懸平籍籍稱法家矣往惟漕事難



刑部特推公往先是董茲後者多越職弄事往往  
蒙不潔去公至是盡惟其職餘謝不問時漁石唐  
公以都御史督漕事唐故以才高視天下慎許可  
爲作清議篇揭實恢華蓋揚之也庚寅陞負外即  
尋轉郎中持法不阿有中貴欲逮人于百里之外  
公執無此例或撼以危言終不爲動卒亦無他辛  
卯錄囚浙省浙省天下首藩訟獄繁滋最難稱平  
公雖峻潔乃其心顧平恕獄凡經公訊者無一語  
訟寃其昭雪者計數十人牘具聞之  
上悉報如律鮮異同焉籍籍名日益起出守湖湘

首繕樊城築老龍堤大有裨于民而諸所規畫皆  
聽民之便不強人所難頌聲大作會楚大瀉寇起  
撫按交章薦調長沙先是議者多主于撫公獨哂  
然曰彈瘁者痛飲藥者苦爲苦憊之故獨不彈瘁  
不飲藥病可已身可活乎乃請撫臺力主劄議輒  
繕兵峙糧身充督戰忠勇所激雷厲風烈首擒渠  
魁又出所不意夜擄其巢斬首千餘級捷聞  
皇上大悅有劇賊就擒朕心嘉悅之褒仍錫以白  
金綵幣他若有殺人于城下及以毒草藥人至誣  
人反狀者悉置之理公才敏捷嘗庭集千人得公



片言輒散几上案牘纍纍山積握筆如馳飯頃留  
無遺紙庭爲一空戊戌陞山東按察司副使攀轅  
泣獨者以千數立碑遺愛以識去思至則會

章聖皇太后梓宮東行諸凡供餼百爾具餽即諸  
部使館宇井厨舟車薪米悉目覩口盡所過無一  
草一木之驚民實賴之人以是益多其才未幾聞  
鶴峰翁計歸適大計天下吏治公以直道忤時遂  
簡世局掃軌屏跡門外事變態殊狀視如疾風雨  
不顧日與高人結社爲田家歡暇則豪吟細酌或  
較奕談藝放浪大化裕如也往嘗抱脚疾至是復

畢竟以此長逝惜哉公天性孝友事父母承顏順  
志及諸親足不越閭閻時忌真衰感如初喪性耿  
直介介微微終不爲好言以媚人人有過雖親且  
昵必面斥不少恕嘗以敬德名堂惟終日危坐沉  
沉讀古書自填典以至軒岐鑿下及稗官小說靡  
不雋飲醇醕平居若魚口飽未嘗見聲氣至談當  
世之務或吏治所便所不便及閭閻田野細小事  
靡不縷縷辨事練也癸丑倭夷之變撫卹石厓  
周公禮造其廬欲待之幕賓以咨戎政公堅辭不  
欲後共事者多橫生口語而公獨免人益備其識



教二子不專于愛義以制恩乃今二子爭起濯磨  
而修詞藻德名隱隱起人以為食公之報者未涯  
其生卒墓期及子女娶配俱見誌中余不復贅語  
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自古賢者多如  
此于公何尤是用表之墓門不可不使後世知有  
海樓公云

中順大夫石阡守石臞諸公墓表

嘉靖庚戌夏六月石臞公卒墓將有日月其子效  
先效良置玄石于墓門乃持司諫抑齋楊先生狀  
來踵且泣曰吾哀先人生不其顯著恐後遂泯沒

弗聞圖惟不朽願貺一二言留玄石以翼來世沈  
子愷曰悲乎余與公生同里獲從公遊時相過存  
或劇談古人名節慷慨輒躍動義色有不當意  
事率又若負蒺藜棘棘不自寧余竊向慕之及造  
公廬室中無敗意物几上殘書數卷盆石植蒲一  
二本苔蘚在地鳥聲上下清風灑然可掬不待見  
公已知為高人使公文留不死不無于世道少裨  
也乃公已矣乃公已矣悲乎按狀而表之曰公諱  
嵩字惟中自以貌臞且負性烈烈因號石臞人亦  
稱焉石臞云公娶丘氏丘氏少孤鞠于舅氏楊翁



西崖西崖固巨族以公異材欲館爲壻因授之產公喞然曰男子生而志四方豈傍人門戶生活耶辭不納携家入城教授生徒益攻苦力學無何楊橫罹家難來若風雨不可禦公顧義激以前卒賴解紛二十補博士弟子負較藝文卓卓出倫輩廩于學宮正德丁卯領鄉薦時顧文僖公柄試事拆巷見公名開口賀曰吾得一佳士矣幸未中乙榜嘆曰浴不必江河要之洗垢乘不必騏驎要之善走吾可爲身擇官耶遂分教安仁肫肫履正迪德風士鼓化時桂文安公尚家食公與翁講學語合

輒拆節下之後翁果入相爲名宰輔漁石唐公當世聞人按江右雅重公褒嘉迥出異等擢撫州推俗故好節習器入骨公善鞠治訟者立庭下得公片言無不帖帖抑首去署樂安邑事善政種種而義外不入一錢清聲朗然改推岳州會江漢水溢民饑洶洶待殍公亟先發廩後檄所司饑者多所全活又洞庭田徙爲湖民苦陪輸往往至蕩產不能家而勘者多隱覆不以聞公立爲奏辯民喜而感曰吾不能報公天心報公三年政成撫人仕于朝者請借冠尋擢撫州同知濱行公所乘官舫若



槁葉然舟人懼不勝帆楫載土以行有陸氏廉石  
之風入郡清戎禁姦緝良弗縱弗苛戎政大修觀  
風使才之委理他郡事他郡事悉辨治名日起陞  
南京刑部員外旋轉郎中在部持平懸明小大斷  
獄以情大司寇石塘聞翁負海內重望無小大無  
不試決于公而公亦無不事事當翁意名日益起  
方當柄用顧出守石阡石阡唇齒湖蜀俗襍夷夏  
稍不輯則狼奮鸞起挺刃相擊公所至輒先究慮  
所便所不便又具爲科條與學申訓崇防固本明  
序杜淫省費汰冗于是有裕不解擔之謠民不見

吏之頌其所施設固如此乃其性顧耿直事事執  
準守憲不肯脂韋比周與時俯仰以故不利于上  
官坐是拂衣歸一時藩臬諸公惜其才不究用並  
以詩歌侈其行珠璣爛然成帙皆前所希覩公歸  
老屋數椽湫隘僅能容膝終不問家人生產竟日  
闔扉坐裕如也天性孝友事慎菴翁與太宜人色  
養惟謹及下世如生年拜

恩命痛二親不及見未嘗不涕泗交頤伯仲五人  
事諸兄猶之父視兄弟之子猶之子慎菴翁暮年  
欲拆產意在少子公揣意悉歸讓之曰吾何敢後



父母所愛有仲兄北田子效先獨器其不凡尤敦  
教愛乃今振羽文林譽籍籍起矣教子嚴而有法  
其子某某即通 朝籍猶油油守繩尺罔敢失墜  
公性雖介整與人交惻惻款款有情味不以冷熱  
變列官中外當其時名公俱折官位輩願為交公  
顧退避終不干諸名公借助聲勢獵取祿位是可  
以槩其平生矣夫科第祿位易致無玷唯公持身  
如玉自始仕至歸田一無玷污要之殉道不謀其  
身直行不詭其志者非耶是可以表矣公世系卒  
世年月並載少保存翁誌中不敢殫述姑述其平

生之大者表于墓以告末世

中順大夫福建邵武府知府魯溪彭公暨配

安人周氏合葬墓表

往余為諸生性狂率遇觸輒發動與時忤獨公廉  
余無他腸眷予獨密論齒則余差長于公公視余  
猶之兄余終不敢以弟視公蓋齒雖伯仲而公才  
十倍于余使假之以年終當遠馭大受隆隆未艾  
孰謂其遽止此邪顧今墓且宿草不知幾榮瘁矣  
而墓門之石尚未有書者其孤汝達汝讓礱石以  
待乃屬愷一言愷念惟平生其何敢以不文辭按



瑛海集 卷三十三  
諫議白灘張公狀公諱應麟字允徵魯溪其別號  
云公世家華亭曾祖諱文祖忠考贈刑部主事東  
園翁諱溶前母贈安人張氏母贈安人馮氏馮氏  
方娘夢麟逸室遂生公以爲祥因名麟公儀觀雄  
偉資性絕人垂髫時人試以題信口輒應多驚人  
語稍長從靜齋王先生游王故多門下士王先生  
試其文于衆中輒稱少俊十四游邑庠邑庠故多  
雋才有司試其文于衆中輒又稱少俊少俊十八  
應天試弗第既而累舉累弗第當是時一時同  
業皆皆別翔雲路羽儀

天朝騰騰起矣公猶垂翅青真偃蹇雌伏或異之  
公曰子不見桃李春華芙蓉秋茂邪益矢志烈烈  
乃授徒爲業雖主于教人學實所以自學時攻文  
者皆尚鉤棘或懸竒逞異令人不可測識公顧笑  
曰詞太鍊則傷意意太鍊則傷氣子不見風行水  
上渙乎爲淪爲漪皆自然之文也門下士盡服其  
識一時爭起流磨兢兢砥名行矣癸卯領鄉薦甲  
辰舉進士時宮僚缺當路推選或勸之往公曰既  
忝科第苟搨有尺寸之柄皆足以自見奚華顯邪  
出補浙江永嘉永嘉民柔易狎往往併于豪族積



習已久漫不可禁詰公曰稂莠不除嘉禾不長有  
犯輒置之理凜凜一不少貸至視吾民則撫若嬰  
孩雖一箠楚不妄加以故民甚德之而豪家大族  
則啗至入骨矣遂橫生口語必欲中公賴部使廉  
得其情反以揚矣會中丞秋厓朱公開府兩浙性  
嚴甚稍不當意率繩之以法以公多才能檄公犒  
師公率令諳若素練即軍中萬衆噤莫敢出一語  
喧者秋厓大奇之能聲大著陞南京刑部主事旋  
轉負外郎中在部署五年持明懸平獄凡經公訊  
者無一語訟寃退食猶讀書教子從容整暇若閒

曹散局終不以地害其才無何遷知邵武至則益  
殫精悉慮鋤豪翼脫敦實左華治如求嘉而績加  
異焉至戰益商慶容兵內備委亂外禦山寇尤爲  
精覈一時撫按交章論薦而吉侍御一疏尤極褒  
嘉蓋實錄云民方恃公爲命而公病且半枯亟令  
其子某上疏撫按且爲代奏而

明詔許以病起復用人方以爲異數而家居不數  
月逝矣於乎傷哉公性至孝事東園公起居服食  
靡不當節意居常慷慨務名節志師古人義氣激  
發有不當意者雖親且昵必面斥不少恕及久與



之慶真意溢出繼繼有情味即婉孌多兒女情者  
弗能及其三族待公相緩急及須以舉火者無筭  
蓋不待公官居祿食即諸生食貧時得則隨手盡  
矣朗鑒善知人今郡侯太冲袁君于垂髫時已識  
其不凡亟以長女妻之未幾果與同舉進士烈烈  
稱奇矣又識許君汝升于英年妻以季女至納爲  
館甥今亦領鄉薦名隱隱起室周氏封安人父鶴  
汀公鶴汀素聞禮安人習于家範整整如法度  
士歸公事舅姑曲盡婦儀既而連遭祖翁始喪家  
故貧仍仍多難甲削削拮据卒相以成禮公自諸

生以道宦游安人自持內政中間豐嗇盈縮調劑  
補苴一不使公之知卒使公爲良士爲賢大夫又  
肫肫教成二子皆安人相之也公歿安人以隱憂  
成疾竟以是卒公與安人懿行具在元輔存翁誌  
中其所誌皆要且大者余特摭拾其緒餘焉耳嗟  
乎公其已矣所可言者位不究施而年不稱德君  
子不無遺憾焉然嘗聞之厚于德薄于命非愚失  
也厚于命薄于德非知得也公雖不盡其平生顧  
今其二子俱文且賢而從子汝孝又方奮危科以  
起昔人不羨帝賢而稱玄成者何謂其善嗣續也



公之後豈無整齊其世者出以燕翼彭氏邪公于  
是乎不歿矣是用表而書之以告來世

慶士正所范君墓表

往余忝竊四明稔知明有世德者輒稱范氏而范  
氏之賢有隱德者輒又稱正所君云既而余去明  
歷官楚藩以職事如京師會其子鴻臚君大澈比  
居同巷朝夕時相過從每暇率與之述古論今鑿  
鑿可聽及叩其中淵淳谷虛迴出倫輩余因心念  
曰有子若此而君之所貽必懋益可徵已此其事  
已十有餘年方擬展采為壽不謂爾爾而逝是歲

之夏鴻臚君有來自明造余拜且泣曰吾先人往  
不可追矣知吾先人者莫如先生墓上之石弗得  
先生一言將使後世不知有吾父孤罪曷贖言至  
較較與洪俱下愷誼不得辭按狀君諱鏞字文卿  
別號正所其先本湖廣襄陽人宋左僕射范宗尹  
之裔宋高宗南渡僕射公扈駕之勤以次子水部  
員外郎公麟入贅魏丞相女第遂家鄆城之西自  
水部公至君凡十三世世務耕讀曾大父松原翁  
諱見敦朴弗耀大父養晦翁諱訢以貢分教饒州  
德興隱隱有聲父西疇翁諱壁敦本式經行誼無



瑞澤集 卷之三  
缺生子三伯即公仲東明公欽兵部侍郎季鈞西  
疇翁以東明公始貴封膳部員外郎公生而穎異  
秉性時爲養晦翁所愛挈之宦邸及長西疇翁委  
以家政朝夕司管鑰惟公惟勤一無私藏以是東  
明公得專情于學繼之文章德業爲世貞臣人皆  
以爲公協相綜理之助公雖多才能乃其心顧純  
篤無他勝平居寡約自便凡富貴寵榮俗所侈絕  
快適者一不好東明公登崇峻赫赫矣即如戚  
朋好靡不分華割榮以自夸詡公顧愈謙抑自下  
至晚寢言訥若不敢以先物自多非歲時伏臘未

嘗飾華綺陳俎豆列管絃澹泊如初若家無顯人  
猶時時戒僮僕戢門戶毋以聲勢恣人侍親側更  
好顏媿詞甚得其歡處此季極友愛油油翼翼相  
敬言左右手持物必以信一爲然諾若執符握璽  
終始不渝人以緩急告率義激以前嘗出族人于  
溺仍經紀其家晚益簡世苟傲倪大化沉冥酒德  
曰陶潛劉伶古何人邪醉且欲眠荷鍾以隨吾慕  
之效之人未嘗不歎其達歲庚申年六十時親友  
有勸昔爲郎者公顧歎曰與其以錢爲假官無寧  
潔已爲良民邪以是人益多其贊嗟乎自世教衰



而巖棲谷隱者雖有參商夷齊之行徃徃名不出家及其歿也率多墮于蒿萊而弗聞余每爲世道歛歔又之乃今見懿行純德如公詎可使後世泯泯弗傳也是用表而書之倘後有過焉者起而式焉曰其賢乎其賢乎

贈文林郎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時齋馮公  
暨配太孺人吳氏合葬墓表

時齋翁卒以正德壬申之歲年纔五十塋于二里涇越四十年爲嘉靖壬子其配吳太孺人卒年九十有五其孤御史君啓其窆而大封焉時已免喪

隱隱猶有餘哀仍袞服踵門以告沈子愷曰孤重哀二親生志不顯恐後遂泯沒敢具行畧乞言以勒諸墓石且謂貌親者肖親稍不相似將失其本真是謂他人親矣孤是以懼有不敢隱無不敢訣惟子采而文之愷不敢以不文辭公諱遠字惟中時齋其別號云始祖德誠公以下世居華亭雲間鄉高祖子俊公始著姓先是我

太祖高皇帝平吳海上鉅族類編遠伍族有名華六者徙滇雲南至曾祖毅庵公贅於雲南副憲浦公清始得例改京衛內在後徙居華之北圩塘教



授生徒家稍稍葺矣父存朴公侍浦母病竭力而  
斃里人呼爲苦孝先生母胡氏生三子長即翁翁  
生而慧業儒知大義早失怙棄而畊于野苦身力  
作遇旱躬拮楫即著書弗徹或曰力田孰與善仕  
曰業異而德同然猶畊不廢讀人質以往古史事  
矢口縷縷而出家故貧時和母及母俱在堂曲尽  
孝養歲餽十米百錢負米百里外瞿瞿勞瘁以羞  
朝夕二母相繼沒大慟發絕至市所居營壘事貧  
不廢禮與弟遠暹友愛嘗同遠渡河遠溺翁亟以  
身援不克哭之哀嘔血數升終抱痛成疾然猶經

紀其家撫其孤嫠俾不失所御史少穎異容止凝  
峻翁矚視喜謂太孺人曰大吾宗者必此兒也故  
每侍側恒以忠廉爲訓聞之者訝其言太早曰翁  
迂翁亦自笑曰吾迂吾迂然終不以爲非以鄉僻  
非所以居子乃寓北城寺就師受學自鄉走城時  
時持飲食相慰籍其待諸子率又量材引迪不強  
其所難翁性剛方介介整整不肯與俗浮沉嘗曰  
大丈夫所貴自立在窮不失義在強人意即蓬戶  
鶉衣顧不重耶易簪之夕他一無所及但索紙書  
忠孝廉節四字曰此即吾所遺也垂絕之時人所



易憤猶正言朗朗何其篤行純誠耶太孺人吳姓家世陰陽正科父彌山齋毋任氏太孺人年十八歸焉相翁起家拮据瘁力孝奉舅姑晨起鮮甘宜老之品不以貧故貶損祖姑浦嬰末疾朝夕咀飼掖扶之唯謹及卒嘆曰吾小新婦賢願生好孫以報汝無何時齋翁亦下世家日益落東西浮寓自楓溪轉白下返于松家凡五徙當是時白婚喪脯羞以及公輸私適多仰給于太孺人太孺人顧身萃百責每秋風雨夜篝燈影影不寐汝謂御史曰吾門祚不可支汝得無慮汝之言乎御史用

是策勵振緒文林籍籍稱賢豪矣連登丙戌進士授行人

命使山西所過清聲朗然擢南院御史迎太孺人就養每巡歷事訖必問所便所不便遇邸報見係國事問可言與不可言御史用是益砥勵入臺前後凡二十餘疏俱烈烈不污會星變上疏極言諸執政至論汪中丞尤激烈衆誣以罪

詔下獄考掠備至瀕于死者數矣太孺人聞之哭曰我不欲汝忘父訓竟至此耶乃匍匐奔赴闕時訛言洶洶欲籍其家家人悉奔潰孫行可年



纔十二太孺人獨挈之行至則法議殊死獄且成矣乃泣血代奏曰兒戇無狀萬有餘罪幸遇仁聖不即加誅不爲不厚倖但念妾臨年不忍見子刑戮願身贖孤以延嗣不報行可復刺血奏願死以代父亦不報自是母孫二人待罪流離茹苦徬徨三易寒暑會焮讞訊太孺人又冒死擊登聞鼓始下法曹議未減戍雷陽先是御史以考績例應

恩及父母緣罪不敢請至是仍推恩如故人以爲異數云遣戍時太孺人猶執御史手慰曰行矣無

以地遠而忘

君恩無以親老而懷內顧即不死見有日矣無何果蒙

恩遂爲母子如初于是拜慈訓堂以居是時蘭孫遠膝左右承顏極天性之娛如是者十有二載方以考終又何其異邪及卒呼諸子及孫曰汝祖死于孝汝父死于友皆不治下壽吾既竊有生封又字有遐年子孫滿前死復何憾翁與太孺人生卒顛末具在誌中亦既有觀矣余不復贅嗟乎予覽史記所載美古偉行往往出于縉紳士或具頌眉



為奇男子者不少也乃今見翁與太孺人不能不  
槩余心焉夫翁蕭然一布衣曾不沾一命乃其議  
論慷慨肫肫于廉節忠孝之論若惜其不出而用  
世使其用世必不媚媚以污其身太孺人亦皃皃  
一女子又隱于閭閻而無聞也顧苦節自將又善  
處君臣母子之間而不詭于正義若恨其不為男  
子使其為男子豈不有所樹立表見以顯當世哉  
余嘗與御史遊御史每出懷正貞慈卷見諸所傳  
記皆當代偉人而稱翁與太孺人不啻口則所得  
于二賢者稔矣余惧世之不知者謂稱翁與太孺  
人之賢也以子而不知其所自賢者亦既多矣詔  
有之蠅飛蚋蚋育子為蚕言有本也余特詳著于  
石使後來者得考焉



環溪集卷之二十四

太僕卿雲間沈愷舜臣著

墓誌銘

村夫直大夫工部郎中竹窓周公墓誌銘

竹窓公吾郡之鄉行長者古之隱君子也往余宦  
游走四方不獲杖屨公側若有遺憾既而歸老山  
中得遂瞻依方將締盟社會期以白首相歡而公  
且不待矣傷哉卒之明年其子僉憲君思恭持所  
自為狀乞銘于愷愷以不文辭再三不獲乃勉次  
其事曰公諱雲鵠字正甫竹窓其別號云世居華



亭之蔣巷五世祖彥高生橘亭處士諱鼎橘亭有  
六丈夫而西隱處士最賢敦厚周慎以善聞于鄉  
西隱諱榆生一山公諱禮仕江西興國主簿一山  
生公公生十三年而母沈孺人卒煢煢失恃事繼  
母顧孺人如母繼大母戴孺人如大母咸盡孝敬  
家故貧年十六即教授生徒以繩檢自律諸生不  
以其少故嚴憚如老師悚悚就矩度是時西隱處  
士年高多病一山公又薄游京邳百爾所需皆仰  
給于公人不堪其處公處之裕如一無窘容及娶  
先揚宜人婚禮雖纖細皆手自治辦先是宜人

大父博庵楊公一見公即歷試諸難公酬應如響  
博庵喜謂東溪公曰周氏雖中落有子若此吾女  
何憂東溪蓋宜人父也公既得宜人協相于內益  
以勤查相朝夕用能化嗇成豐雖仍仍饑饉中事  
父祖兩世起居服食周旋下上各得其歡一無間  
言一山宦游興國公徃省起居外竟不知官府為  
何如事後西隱一山相繼傾逝哀痛踰情祭率  
如禮既而見僉憲君有異才口授經義爰憲燈夜  
每以至言欬欬風諭僉憲君用是銳志于學能文  
章有聲果奪危科舉進士報至公傾笑曰科名易



立官難君益感奮嶽嶽以風節自將及官水部督  
清源厥茹冰嚙檠至革無遺蠹時以為清獻復出  
皆公教之也轉湖廣憲僉迎侍官邸終日闔扉坐  
隱約如處女嘗慕岳陽黃鶴之勝或勸之游曰兒  
為憲臣而吾顧外游恐非所以為訓僉憲行部僚  
友問訊或有所餽遺雖寸蔬一菜戒弗納曰吾不  
敢以是溷吾子也自是僉憲君官楚三年應聲不  
減清源而績加異焉人亦以為公成之也公性敦  
朴無他腸亦無口輒人有犯一不之校待其色定  
徐徐示以曲直其人終亦悔悟喜飲酒客至必留

當必飲其酒在官適未嘗至醉家居以禮自閑即揖  
度步者皆言其德而相維感暑不去巾襪終其身不  
見有在路者之容嘗晨起課僮奴力作曰耕織  
不食之源也可無務乎肫肫以遠豫為戒晚承  
恩典封如子官顯貴矣猶約已貶損悛悛如未貴  
時非大慶唁不輕謁公府郡邑大夫雅重公鄉飲  
必以賓禮下車固不禮于其廬往往折節下  
之往矣其姪公佐郡時平生情許可至謁焉郡嚴  
居自重者謂公不居其次公亦不居其厚如山  
望之若黃綺之流僉謂公壽不百歲不止竟以傷



宜人早逝至隱憂成疾以死此造物有不可曉者  
公生于某年月日卒以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六  
子二長即僉憲君娶張氏封宜人次恩齊娶沈氏  
繼娶朱氏女一適陸世德孫男六紹芳庠生娶秦  
氏紹德聘李氏工部郎中宜散公之孫紹元聘楊  
氏鄉進士道南之女紹節聘李氏庠生復科之女  
紹文尚幼孫女四長適南安太守東海公之孫庠  
生張德璋次許禮部侍郎賓山公之孫官生張元  
立次適雲南布政使西津公之孫沈希聖次尚幼  
僉憲君卜以某年月日葬于蔡成涇之隄位在

宜銘銘曰玉韞璞也戒弗揚美在中也以彰彰啓  
後人止蔚以昌千百祀也永斯藏

封安人亡妻陳氏墓誌銘

沈子愷妻安人陳氏卒之三年為嘉靖丁酉卜四  
月維吉附於父塋為昭位塋焉於乎傷哉余不德  
不能與妻相終始中道棄捐是余罪也是余罪也  
其何忍言然於行當銘終不忍覆吾妻使隕於空  
山而弗聞也乃雲涕志其平生曰安人陳姓先世  
世有衣冠魯大父諱文壁翰林庶吉士大父諱浩  
工部員外郎出知臨江府父諱某號貞軒居士以



善詩名先是臨江公與吾祖東樓先公善至貞軒  
公乃又與封主事先君善余方弁髦就外傅貞軒  
公有女即安人祈婚者咸不之婚一見余群兒中  
即津津喜謂先君曰吾有弱息吾已心許而郎矣  
及笄歸焉是時余生十有八年業當中落安人拮  
据匄匄茹苦食貧如常習善事吾先君吾母陳安  
人陳安人性嚴整諸子女日在側解或當意向吾  
安人獨得其歡心稱諸人曰稱吾宗婦余時為諸  
生門戶狼藉不可支安人日治閨闈事佐余費每  
夜燈火青熒時漏點淒惻可數尚沉沉向六事又

若佐余讀誦余時時奔走學宮升散送迎歸也值  
那寒雨雪之僮僕左右衫履盡塗澤或振之欻欻  
水上下余亦不樂安人解之曰汝憂名弗遂邪  
毋在泥途中役役苦邪夫亦命也乃躬自滌澣旋  
杜酒食款曲慰勞試而都弗第數又試又弗  
不見芍藥芙蓉後先華邪顧君少頃爾嘉靖歲戊  
子領鄉薦明年己丑舉進士里媪入賀安人曰固  
應喜然功名身外物妾重為家門憂者夫君箴箴  
尚弗嗣不于媼壯時為後圖恐日就衰暮柰何尋



瑤溪集 卷之四  
遣媼妯適索里門踰年得王氏女見而悅之因挾  
之北上余初弗知安人亦弗使余知也先是舟行  
道涉淮王氏女與吾女在側會風起簸浪觸石聞  
怒湧激舟危覆若人立狀水狂奔淙淙已若內向  
敗不瞬息舟工叫號呼鬼神投牲牢擾擾左右怖  
懷安人陽陽自若謂王及吾女曰吾惟恐不得生  
見夫君爾餘亦有命其毋恐頃之風旋舟亦少定  
無他至則余時官秋曹安人主內事賓至叩檻呼  
漿茗咄嗟膳羞種種辦夙興入 闕旦旦先余與  
公服冠履百爾具飭余起惟策馬行用是無內顧

憂居無何安人病余憐苦之挈之東歸居無何促  
裝復如京師安人謝曰垂白在堂留妾以代君菽  
水奚不可行矣其勉圖報効毋以妾累君子之志  
壬辰會

皇上覃恩海內拜今封與吾母安人同受  
命

制辭煌煌翟冠翠翹姉姑後先受福見者榮之安  
人顧戚戚無嘉容曰吾父初謂沈郎有今日乃今  
若此而吾父已不待矣言至嗚咽泣數行下至是  
後病病竟不起垂絕時吾女在旁執其手曰吾侍



而父二十餘年今竊有榮封吾目瞑矣汝父歸其  
無以吾為戚女哭之慟曰汝何慟古今誰不死邪  
竟無悽色嗚聲焉安人性閒靜終日闔扉坐雖花  
晨燈夕裳不越閩喜朴素 命報封拜後不再御  
嫁來衣二十年餘尚瞻如也貴且病矣猶日視米  
鹽豢雞豕懇懇劇劇能記臆弗忘即不涉經史暗  
識理道余往嘗有拂戾不堪事難友言而言之安  
人安人徐徐曲譬猶足寬解乃今已矣抱茲苦心  
冷暖自知為誰語邪至是余哭之曰傷哉吾妻也  
吾負汝吾負汝方其困頓時甘苦共之乃今學為

吏僅竊升斗之祿顧不一日享先舍之去知有此  
即將汝歸山中未始不相汝以終乃今嗟何及矣  
於手痛哉情不自已為之作斷絃操以寓悲其辭  
孔哀不忍言亦不忍聞也銘曰胡豐爾賢胡嗇爾  
年胡生胡亡疇不爾憐我封爾阡我銘爾章一時  
則短千載則長

文林郎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吳石包公墓

誌銘

吳石包公卒之又明年塋有月日其兄蒙泉公自  
滬中命子把梓持狀又書謂愷曰節不德不能善



事

聖君竄身萬里既不克終養吾母罪負何及所賴以門榭弗墜者有吾弟在今又不幸死矣痛其苟極茲將掩覆墓門知吾弟者莫若君非君之銘疇克為銘其書詞懇惻不忍讀且不忍聞乃雪淨焉銘之按狀公諱孝字元愛吳石其別號云世居嘉禾雙谿里先是贈中舍吾心翁壻于華亭漕涇之楊氏遂家焉曾大父諱俊孫可松贈南京禮部郎中大父諱鼎孫舒庵以進士起家歷官知府進階亞中大夫考清志即吾心翁贈中書舍人妣楊氏

封孺人以貞節稱生二子長名節前監察御史即蒙泉次即公吾心翁卒時蒙泉方五歲公方三歲伶仃羸甚太孺人尤憐苦之娶居保抱備極劬瘁比就傅公即穎異日記數千言聲不出口默識縷縷無遺年十四試有司下筆不待構思橫縱四溢雲奔川湧不可抑遏與蒙泉以才敏並馳今尚書雙江薛公時為縣令一見其文奇之曰英思天逸今之一陸也因延譽于文信顧公文信器許與雙江公若出一口名隱隱吳越間當是時中外卑弱悵然無所依外侮者來若風雨而公與蒙泉忍垢



彷徨更相砥礪夜分欲寢至懸髮自警後十年蒙  
泉登第公益攻苦力學憤... 迺敵弗怯辛卯領  
鄉薦尋登乙未榜進士授... 書職清華  
閒散今之官時或閒散晨起... 馬輒候刺造請後  
後風塵中日無停騎公獨閉門... 沉讀古書自先  
秦兩漢以極簡籍所載靡不... 極精微而文名益  
籍籍京國矣會

九廟禮成與被 恩典明年奉 命謁鍾山

孝陵以便道歸省迎養太孺人于京邸比秩滿當  
途以才堪... 紀轉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堂委督

稅下開關稱利較稅出無藝沿弊日滋公一視事  
摘發若神即豪胥黠弄莫不嘖嘖驚為重生包老  
公庶節甚峻乃其心顧平恕雖察弗苛以故人多  
嚴憚公亦未嘗出一怨詈語未幾巡視下江南等  
郡馬跡所至鉤穢剔垢扶脆翼危風紀肅然歲大  
饑乃請脩德以弭天變蠲除以蘇民困言甚凱切  
疏上多見采納民賴以全活者不可勝紀時有劇  
賊弄兵江右民不堪命公庶知亂本遣人肫肫諭  
以禍福執止渠首傳檄而定又建德與九江鄱陽  
相屬積盜多據為窟穴公議設縣隄禦是後枹鼓



罕鳴癸卯歲會考察大吏先都御史石同王公實  
偉望公以耳目寄焉乃夙夜瘁公悉慮可否一協  
諸輿論事訖一無間言在臺二年疏凡十餘上善  
類多所推薦有弗言言俱鑿鑿重紀綱開國體與  
蒙泉一時同為御史不徒才名並雄于特而直道  
峻節南北聲馳真相伯仲海內以為難公本癯弱  
兼性恬雅幾欲引去以大孺人勉諭再三不得已  
就道至是大孺人年就衰感然曰丈夫進不能憑  
翊清時獲潤鴻業則當退隱巖谷奉親娛老亦足  
以自全美遂飄然謝病歸居無何會蒙泉忤時遠

戍軼北望泣下沾襟曰吾兄以身許國以孝在母  
側故也于是市大孺人朝夕具甘脆備滌瀝先意  
迎頹不忍而悉大孺人藥疾藥必跪嘗無間寒  
暑率以為常及大孺人疾革病絕復甦自含殮至  
卒葬之禮備式經四日曰吾兄家食容或可諉萬  
一我亦豈惟重不肖之罪何以慰吾兄萬里之憂  
川是不解並支免喪高華交荐謂才可大用而公  
疾不起矣易質之夕循正言則朗泣曰吾  
天子至明聖湛恩沃遺吾兄終當釋戎事以歸恨  
吾不及一見天天乃獨不使我殘喘延耶公平居



體不勝衣婉孌如處女性坦率不設城府又不矯  
矯以立異然義有所激率烈烈自將或議異同引  
大體敦執甚毅終不肯泆恣苟且以媚人謝病家  
居掃其謝轍門外事一切不問非大慶賀相見郡  
邑大夫可計日數視兄事若已事視兄子若已之  
子百爾所需曲為經紀終不以夷險二心歲歉窶  
人告急者相屬於門仍仍無不滿意去待減獲有  
恩飽饑逸勞人人自以為得此雖其細可以觀大  
公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享年四十有  
六娶曹氏封孺人有淑行公得子晚以蒙泉幼子

玄林繼長嗣聘庠生朱君允明女次漸林次敷林  
俱側室徐氏出漸林聘徐氏都督府都事雲巖君  
璠之女少保湖翁之孫敷林聘鄉進士潘君輅之  
女玄林業明經漸林敷林俱娟好庭玉森然包氏  
之後彬彬興矣所著詩文若干卷藏于家卜以茲  
歲十二月初七日塋于車墩之新塋禮也沈子愷  
曰今夫人有小才曲藝輒欲標幟徼尺寸以自見  
惟恐弗知于人者何限乃今見公負茂才異等且  
當華年顧闇闇不自炫耀至辭榮耽寂若甘心遜  
晦而弗辭此其人易不易也宜其享有遐祉而竟



以奄逝語云不竟其祿子孫之福無乃造物者留  
其餘以有待耶是宜銘銘曰人多競名爾獨若啞  
人多躁進爾獨履潔智不在巧愚不在拙孰謂選  
未孰謂夭折珠潛玉埋孰不爾良人遠風高世短  
名長矧惟有後久而彌章于千萬年允曰歸歲

鄉進士龍川朱君墓誌銘

龍川君沒葬有月日其弟伯和率其孤懋賢持所  
自為狀來乞銘於愷曰愷尚忍為龍川君銘耶往  
余讀書而寺時與諸君會藝文一時同舍者俱英  
英年少才煥發嶽嶽無所讓予又不善俯仰多忤

家諧君獨愛忘其愚情好日密顧乃率其二弟受  
予學每風日佳時徙倚龍潭說古今事輒抵掌激  
昂至快意把酒淋漓或雪夜雨窓時相過存對榻  
論心鷄鳴未散此其事隱隱如昨今言之夢矣尚  
忍秉筆為君銘耶按狀君朱氏世居松溪里俱隱  
約弗耀德生麟麟生壁壁號儀齋生秀秀號菊坡  
即君先考克勤起家娶陳氏生男五人長即君龍  
川其別號云君為兒時即穎異大父儀齋翁獨偉  
器君年十九為諸生清苦力學下帷講誦務探賾  
隱治所謂時文者最精典學使輒置高等時雙江



聶翁為宰善甄別士類誦君文亟為稱賞乙酉領  
鄉薦舉春官弗第再舉再弗第輒憤憤自奮入太  
學受知於司成貞齋公益自奮如遇敵弗怯既而  
輒奮輒阻年日就衰髮毵毵矣然猶業舉子文  
暑晝霜晨口哦手披瞿瞿如童稚時弗怠諸第勸  
之曰百年如走九耳何自苦若此君拂然曰大丈夫  
夫生遇明時不能力致於青雲之上將殞於蒿萊  
而弗聞耶歲辛丑會北上行且病或勸止之不聽  
入都下病甚猶強起入試試畢狼籍不可支尚倩  
扶向人喃喃誦所試文質可否猶有壯夫氣舟至

流河已不起矣易箆之久他無一語昏昏顛迷中  
惟以不及見母為憾時石南楊君在舟次猶張目  
視石南曰予素與君善乃今賴有君在相惟終始  
若天假之緣也石南泣下自己百凡含殮曲為經  
紀持逾骨肉若不知其為旅次孤舟君平生樂善  
者去之於惡惡死不善若蒙穢負垢亟欲遠去  
聖澤自遠於世不為善談語對客辭未脫口一坐  
莫不抹腹絕倒君不善藏蓄持論直前狂發不顧  
先後強懲問 嗜物不樂必吐出乃已遇不當  
意者雖大賓重客在前必面折之即不面折猶對



人人疾聲大呼惟恐其不聞性又耐事近俗禮  
繁瑣訪候人入門登降揖讓無美或磨折垂首至  
地若皆厭苦之輒握手謝不能交際進退惟一揖  
竟不問有寒煖事人以是多病其任性少出入於  
繩約謂他日立朝蒞官恐不利於時詎謂其遠齋  
志以沒豈造物者以狂直畀之而故全之耶嗟乎  
予於龍川之死也每為世道嘔噓久之今夫士平  
居介介整整號呼於人動必標趨古昔其不毅然  
可聽也及際其中率多庸懦下取容往往  
發於人之所不備人信其終度也若雖過亦無

乃其心顧坦坦夷夷中無他腸一見了其平生過  
半將庶幾乎古之狂直亦君子之所不廢世繁詳  
具於大學士少湖翁撰菊坡誌中子一懋賢縣庠  
生娶張都市雙鶴長孫女女二長適何序班桂山  
子子靖次受楊知州南岡子夢陽聘公生某年月  
日卒以某年月日春秋五十有九茲以是年十二  
月十二日扶柩塋于松溪里祖塋之穆位在禮宜  
銘銘曰人守其玄爾守其白人狂于詐爾狂于直  
人謂爾狂我謂爾德天晶日瑩朗朗心跡于千百  
年過者必式



文林郎雲南道監察御史南湖徐公墓誌銘

南湖徐公以隆慶己巳卒於正寢館甥廷評漸川  
 錢君時侍公側公猶正言朗朗謂廷評君曰嗟乎  
 人生如寄吾其已矣然知余平生者惟汝與鳳峰  
 沈先生汝為我狀而以銘屬鳳峰萬一得所言庶  
 不殞于蒿萊而弗聞也言訖而逝茲歲冬卜塋有  
 期其孤丕訓光訓彛訓敷訓資訓承訓果持廷評  
 君狀哀經踵門乞銘于惺惺謝不敢當諸祇拜且  
 泣曰此先君遺也言至慟數日俱下余聞亦嗚  
 咽不能言蓋云與余既同年又相與甚懃惡忍

公銘曰公徐姓諱

宗魯字希魯南陽其別號云世家華亭家華亭者

自中書前菴公始再傳為杏林康以文學補醫院

高祖某能大其業曾祖禹號松巖振緒藝林而以

奕奕傳生政是為公考號文憲為博士弟子員有

文譽尋被散秩以公貢贈峽江令懿行具代揚少

師石淙翁傳中配吳氏贈孺人生三子公其仲也

公生而文憲公夢庭柱感聞少即穎異六歲能記

誦輒過目不忘及長家日落苦嗜學雖篋突不烟

澹如也母孺人歿家日益落隱掛葉君善藻儼存



女難其配一見公喜而是之遂納公為館甥自是  
益淬厲為文章敦本切理年二十一補校庠生  
公言不務華行不沉俗先是其有識者至朱張二  
侍御監吳先後試公文並取冠多士及出示試卷  
人人以為知公晚戊子領鄉薦己丑連舉進士出  
令峽江峽江故凋弊當孔道又豪橫甚盜且掘窰  
穴時時出肆剽掠稱難治公喟然曰事不避難職  
也乃以民所便所不便者次第行之政先從盜諸  
凡不經之費悉為罷豪家虛說移糧萬石二十餘  
石公請于上履畝丈量為魚鱗歸戶二四以經

緯胞胞為民

同引錄為奸弊孔百出公是公若干因藉其出

人其而式其刻刻殆盡哉

通下之而而至尤敦崇文

別上其才且堅者而賓禮之

與自是而稱籍甚而為公者相屬其善政

在邑記及中死一海而公去思記中歲

召為浙江道御史

烽煥嚴傲俗邊境肅然未幾造

按真定等郡

卷三十四



命下以病乞歸無何尋愈按閩閩法給弊滋公至  
持憲飭紀彈蹇峰參廉屬吏不法者俱置之理馬  
跡所至丞尉以下望風仍仍解去延平永平二  
巨寇與豪右大猾某某俱先時密授方畧一無漏  
網一時聲譽如雷及所劾所賢所不賢俱懸懸  
名實人服其精鑒入 朝又首論柄臣某某握權  
不法事狀言甚凱切聞者至吐舌以為難且不測  
公厲聲曰吾為 國身且不顧遑恤其私賴  
先皇帝仁宥而柄事者已啣入骨矣遂以他事左  
遷雖蒙諱舍抑而輿論昭昭越在人口常是時遂

山世為不... 歸... 別業于西郊...  
池... 竹... 二三同好...  
物化若... 而... 關民生  
非大慶... 可... 而... 關民生  
休戚即無與已事... 以前... 不... 至  
稍異同率又敷執甚毅侃侃不阿晚值... 居  
城市門戶蕭然日肯終日塊坐一室猶記臆平居  
所嘗... 時有所作至今侍史傳習... 口授為保  
治諸... 久之... 勞病作遂不起傷... 公天性孝友  
文... 病... 欲得異藥公徒跣... 夜... 風... 往



至慶感于所果愈孺人病祈以身代曰天天其祐  
吾母字矣于身事伯兄春田恭甚憐其貧寧割  
腴田自處以疏薄視蓉江弟若左右手及卒至德  
其二歲孤以成成立尤人所難與人交繼緒有補  
味不以冷熱變往與靜軒錢公同為諸生既而公  
貴顯矣靜軒猶落落未偶公顧益密過燕飲非靜  
軒在坐輒不樂今廷評即靜軒子也往嘗識廷評  
于童稚中曰此偉器也遂以女女之賓之為物  
既而奮危科陟顯位乃今其子英少負奇抱負燕  
蒸起矣其知人類如此公所著有南湖類稿定

采集保治要誠具存藏于家公之子

月日卒于某年月日享年七十有五配即李氏  
德諧老先公一年卒具公自為誌中子男六人長  
即丕訓太學生娶僉憲龍津姚公之姪女建  
陽令雲川張公女次光滿處白京東府通判娶太  
學生坦齋陸公女次某子生某州守雲亭  
李公文俱某子某子某子某子某子某子某子某子  
娶陸氏即余女次某子某子某子某子某子某子某子  
鄉進士象某子某子某子某子某子某子某子某子  
嗣女三長適大理寺評事即錢志某子某子某子某子  
太學生



吳景元主政平坡公之孫葉孺人今鄉進士馮時可大理丞南江公之子孫男八長先元太學生娶馮膺鳳郊立子孫中娶蘭溪教諭古濱劉君女次先迪娶潘君孫女次先治先濟先升先登先懷尚幼卜十二月二十一日塋于秀野之新穴與配葉孺人合而窆焉烏呼余于公之歿也能無槩于中耶后稷善稼不能使冬之為穗烏獲雖勇不能使鎬之自浮非知與力不足也遇不遇也以公所養使其在位以都崇峻則其所造當追配古人與烈烈者競矣柰

在人視千載... 為曰得公官中外鮮不為賦爾車則... 碩人之寬亦既孔闊矧惟有後球玉琅玕於... 靈千載斯... 鴻雁序班東湖何公墓誌銘

鴻雁序班東湖何公墓誌銘

余氣居社... 依典狀來請銘... 奠將有日... 嗚為銘願乞一言... 身不朽... 悲不自已... 往



東溪集 卷十四  
余忝竊印署東湖公官鴻臚密邇旅舍時相遇存  
旦旦入朝並馬聯轡時或金門未啓常是待漏促  
膝語欵沉沉數漏箭不易曉遠矚始... 又肫肫  
丁寧道以登降之儀佩革為屐之儀... 恐失墜此  
其事恍焉如昨今言之委矣尚恐... 為公銘邪  
然誼不能辭按狀十六世祖十三將仕郎自宋靖  
康由汴徙居龍浦之場至我... 高祖諱達號  
毒軒曾祖諱哲號柳庄但隱德弗彰... 號西野  
始以儒起家由貢授饒州判父鍾號... 浦... 授散  
官娶張氏生公字文瑞... 湖其別號云繼娶朱氏

生次子應幅四川都... 公生有奇氣自幼即  
革童心八歲喪母號泣不離寢食及長不善媚時  
有侮之者曰子承藉餘資能保其不墮落邪公忿  
然曰男兒各有志豈終依人生活耶侮者大慙西  
野翁于諸孫中獨鍾愛公判饒時勢以自隨時寧  
藩播弄威福剝亂宇內稍拂意苛禍立至庶公儀  
觀魁偉欲禮為儀賓使中瑞喻再三意公時已與  
朱氏定祥矣告西野翁喟然曰物有定偶理無中  
奪非望之福庸知非禍言甚激烈無何潦以逆敗  
人偉其誠歸娶朱氏西野翁已家食公率好事翁



惟謹及卒哀泣逾情弱冠補博士弟子員綽有時  
譽以例入太學卒業就選銓部拜鴻臚序班秩雖  
卑職得糾朝士愆儀者其責與給舍御史等公既  
偉貌又聲如洪鍾一啓口喞喞聲徹中外每朝會  
侍立殿陛間諤諤不阿一步愆儀即貴顯不避以  
故公在班中朝士無不屬目公人以為能舉其職  
既而以南浦翁夫婦日就榆景輒歎曰我親何年  
尚竊升斗戀戀忘返邪遂引疾歸歸則日在二親  
側旦旦問寢膳曲盡孝敬遇誕辰令節率弟及諸  
子姓上雙壽堂鴈行環侍以次上壽庶然有絳縣

武溪之風其行也如文之於道貴成終不忍割  
居自食及斷事片宦游西蜀公統家政自嗜慶賓  
祭以及歲事輸將無不身任其事曰吾不以家累  
貽弟遠憂年壯未嗣都事君仲子慶登方生即抱  
字之若為其後婚娶撫教錚錚底成立矣後公嗣  
日繁斷事君又喪長子事在兩難雖勉徇所生而  
奉養如初事庶姑如事其姑割曰以相其貧族有  
娶婦中夜猶念以一本粟帛之周不絕于道先配  
朱紉人長二十餘年矣歲時展墓泫然泣下前女  
既婚而夫業中衰服食饋遺澹于晚出口我不以



其毋故二心也鄉鄰以緩急叩者雖傾囊厚施不  
聽人之報此皆人情所難然坦直好而折人過卒  
為仇家所誣至群起交搆羅織萬狀及聽理問既  
性剛又自負理直氣勃勃不少措以致鞠究窮年  
蔓不可解公廼仰天搥心歎曰祥自省無一罪狀  
豈冤事無天邪終賴平反而家亦不可支矣竟以  
是卒卒之日他無一語獨以不及終卷南浦翁為  
憾公平生遇事個儻慷慨義激勇不顧先後嘗服  
窄袖衣人望之若燕趙士天性勤朴晨起課僮僕  
力作時時行野間視芻牧問薪蒸至老不廢江南

士風... 策肥衣... 緜張蓋... 從...  
途... 計公... 謝去... 雖數里外... 携一二...  
... 山樵... 堊... 之間... 若不...  
知其為貴富人公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  
享年七十有二前孺人朱氏繼娶葉氏俱有淑行  
子四季春太學生次一鳳次一鴈亦太學生又次  
一鸞尚幼女一孫男三明道明善明德孫女一嫁  
娶皆名家卜以十二月十二日塋于姚溪祖塋之  
... 銘曰少革童心孰可... 也危言拒婚  
... 也居朝不阿... 厥職也孝友勤朴里可則



也。以穀爾後教靡惑也。玄堂封植過必式也。

封文林郎南京吏部監封司主事松石高公

### 墓誌銘

封承德郎松石高公既歿，葬有月日。其孤駿封南州君士，持所自為狀，率諸弟造愷拜，且泣曰：「知吾先翁者莫如君，非君之銘疇克為銘言？」至欵，較與淚俱下，竊惟愷少公十歲，公實折年輩為余交往。余為諸生時，性踈濶，不善俯仰，多忤寡，諧惟公歎憐，余無他腸，交與益密。出所為文，更相切磋，或過失相規諷，肫肫多所引掖，至彌故矣。既而出處殊

途要之初終，春好五十年如一。嗟乎！惡忍乘筆為公銘耶？按狀公諱國容，字廷實，松石其別號云。高氏其初汴人，後宋高宗南渡，支屬散居江南，其一支入於江，居上海鎮。自五世祖存善處士由上海徙居郡城，湖橋側為華亭人，存善生珙，珙生平編梅軒，有詩名。三世孫隱德，弟耀梅軒為編脩。公珙之孫，錫錫公之後，自世其業。梅軒生四子，公其長也。號微元，自以文章高視一世。無所不識，目所為尚狀元，而高狀元之名滿天下矣。公鄉薦第六方行古道，終祠鄉賢，事在費文。



憲公所為誌中願元翁娶王氏生三子仲即公公  
生而異少事蒙師尚未勝冠即解文義師大奇之  
雖業儒無理家務願元翁大喜謂此兒必克吾宗  
時東昌倅一軒莫公有女即封安人賢而難其配  
一見公喜曰無踰此矣遂歸焉公藉無內願憂益  
大肆于學為文不待構思雲奔川湧千言立就弱  
冠游學宮督學使試輒高等晉補廩生名籍籍起  
先是願元翁既負才高又長身偉貌公亦逼肖乃  
翁人曰願元翁不自顯而後有顯者不在公乎然  
試有司輒利入場屋輒不利未幾翁歿竟以貢入

太學又舉又不利蓋十往十返公乃歎曰吾志齋  
矣無何伯子驗封君領鄉薦仲子邑博君才又馳  
聲蕪林公乃曰多取者造物所忌吾復何求家故  
貧或勸之出乞升斗之祿公笑曰大丈夫不能力  
致者雲尚復其走庭階作折腰態耶遂簡世局不  
復道仕進矣嘉靖丁未驗封君始成進士報至羅  
願元翁率又泣然悲曰而今吾無恨矣惟恨吾翁不  
克見兒成名耳為之感歎者良久已而驗封君佐  
州州具有官理晉祠部郎欲疏乞南都以便迎  
養翁聞而以書遺之曰吾健無恙無以吾兩人為



念爾其能盡厥職吾雖弗與爾俱樂也其弗盡厥職吾雖日與爾俱弗樂也勗哉書至疏已上矣得命旨轉南吏部驗封方就養公任家事不能從獨莫安人往公猶誡之曰吾無人在側汝亟歸及歸未數月公果病癱殆甚賴莫安人在側掖護尋愈公若有先見云歲己未驗封君以三載考績例得封父母如其官先是君以邦憲馳封至是再命也驗封君既念親老又兩磨

寵命曰子願少伸即三公何易遂飄然駕葉舟歸鮑則具慶在堂成時率子弟以次上壽或佳時勝

日則肩輿出而登舟中野眼臨流望巖壑

青山白雲為侶悠然樂而忘世如此者幾十餘年

而莫安人歿公曰把酒憂疾以念愈且復作驗封

君與諸弟侍床前勸之湯藥則搖首謝不飲曰

吾年益壯吾先世壽逾八望九乃今吾且過之

倚短信有命可待乃子易箕之夕則如平生一

無迷亂語是可以死矣公天性孝友初順元

翁廢上春官不第翁身場中人尚在堂以貧故謁

選得武岡州學正或問去官後且聞其雜處瀕

行公抱膝泣曰願大人身往兒雖貧能勉以朝



夕時願元翁業已捧檄方渡江見有覆溺者願元翁乃憶公言即棄官歸一見公喜曰有兒能養何以官為自是以力養自任至不足駭徒以給願元翁得優游桑梓享有二十餘年山中之樂未始非公成之也事伯兄憲菴如事父視季弟東里真若左右手敬崇本原念外曾祖編脩公無後伯妣謝憲居俱曲致其力他若幼妹及甥女為之婚聘俱相以成禮與人交欸欸有情味人雖憂患亦與之謀務推心委曲即繾綣多兒女情者有不如或告不足無論疏戚有則隨手輒應尤好客囊無一錢

春至必留山治以不  
待一二味相與深觴  
細酌必盡歡雖窮日涉月不為巖或偶得佳品必  
與客共不忍自御即自御若不甘於口者隱然有  
孔北海之風待物雖和易要其中介心如石稍不  
合拂袖去不顧終不肯作脂韋泆恣態往在學宮  
有以化事頌力持公道偶異同敷執甚發震撼  
不為動行前祀有禮雖官崇峻一不當意即不面  
斥亦勃勃義形於色學貢以序推公公固辭願讓  
長且貧者士論高之平生不問生產不蓄媵妾居  
室廣不踰尋常焚香掃室緘塵不着地書冊几杖



國畫尊俎恒有嘗度若尺寸不可移易燕坐蕭然  
門外事絕不到耳嘗書齋壁曰澹泊中無存真味  
寧靜處堪養道心人以為至論郡縣大夫知其賢  
欲請鄉飲俱不赴博洽好古自製竹簡之載靡  
所不談雖老未嘗一日廢書不愛好吟咏不蹈襲  
陳言往往直舉臆惟取便於述無取必於工每  
有應酬輒不留稿旋即散去存者無幾公生於某  
年月日卒以某年月日春秋八十有八配即莫安  
人婉德偕老先公二年卒少宰平泉林公為誌其  
詳子男四人長即南京驗封司主事君士與黃氏

繼安吳氏姚氏封贈皆安人繼談氏次即才以貢  
授江西豐城縣學訓導娶葉氏次年詹事府生負  
娶周氏次位娶胡氏女四適府庠生陸律適朱希  
益適頌應春適府學生奚夢芝孫男八伯恂邑庠  
生仲懌李機驗封君出叔恂季恂邑博君出承祖  
承禛年出伯慎太學生位出孫女八一適太學生  
胡嗣梯一適鄉進士黃傳敦二在室亦驗封君出  
適何永年亦邑博君出一適蔡懋觀一適鄉進士  
徐三重一在室亦年出曾孫男四曾孫女一俱幼  
驗封君與諸弟將以茲歲十月九日葬于二里涇



新塋啓莫安人之左穴而合窆焉嗟乎公雖已矣  
竊念公平生純然不詭於正義亦庶幾乎古之逸  
民惜名不出鄉而今莫有知之者噫不知于人而  
知之天不顯諸身而顯之子孰謂天道遠乎在禮  
宜銘銘曰有金在冶其萃孔良有珠在淵其澤彌  
光爾雖弗彰爾後則昌托以不朽垂祉流芳于千  
百年偉矣斯歲

奉政大夫廣西提學副使萊峰周公墓誌銘  
學憲萊峰周公歿且五年所矣墓草且滋有司旌  
其賢已俎豆于鄉而墓上之石尚未有題者其配

宜人命其孤紹元紹節持公門生岱與朱君狀  
來乞銘于愷愷以不文辭辭且再三二孤泣曰此  
雖母命實先大夫意也先大夫易箴之夕曰吾無  
望矣知余平生莫如鳳峰公所托以不朽者汝其  
圖之孤是以請辭更不獲按狀公諱思無字叔夜  
萊峰其別號云世居華亭之蔣巷六世祖彥高生  
楠亭處士諱尚楠亭有六丈夫子而西隱處士諱  
楠者居其四生一山公諱禮一山生封奉直大夫  
工部員外郎竹窓公諱雲鶴是為公考妣封宜人  
楊氏即封文林郎東溪公之女公生而穎異自少



不與群兒伍四歲遇客作對偶信口出驚人語稍  
長讀書日記萬言下筆為文不待構思雲奔川湧  
滾滾不竭人有異之者曰材一也人患其少于苦  
其多一游校庠試輒冠倫輩一時聲譽如雷兩舉  
里試率入彀有忌其材者曰詞太贍則傷意輒置  
弗錄癸卯入試稍稍裁損遂領鄉薦丁未登進士  
名日益起出守平度州州故凋敝會歲饑民生瘁  
感公發廩賑乏肫肫回報起什多所全活上風朴  
而鮮學啟崇文教標軌楫則隱然有文翁化蜀之  
風 藩府縱奄人不法所殘傷不可勝數民訟于

分巡僉事某某撻之下微死藩府聞之 朝下所  
司問問者多首鼠持兩端不決竟坐僉事以大辟  
巡撫彭公廉公才檄行覆問公乃調劑重輕裁之  
情義俱協續具以 聞報可遂復僉事職人以為  
包老復出監司文章論薦中間極其褒嘉皆實錄  
云庚戌入 觀他觀者競致方物並載入都下公  
雖赤手行及天曹課吏治頗以公為治行第一欲  
擬起身州父老請 闕留者以千數辛亥轉膳部  
員外郎督賦清源父老追送擁中車不得行為之  
建祠立碑清源故利藪也公至伐幽剔靈迥商惠



工曲為調度前此督視者往往視

上供若其家物從吏乘間為言公叱之曰例外秋毫皆賊也悉命登冊一無所染清聲朗然河決勢甚橫溢募民治堤堤成萬竄晏然而漕艘便利國賦攸濟癸丑晉本部郎中二親及張宜人並膺封典甲寅冬還朝晉湖廣僉事巡下湖南道持法峻整馬跡所至墨吏仍仍解綬去武岡有宗廢將軍五人聚黨殃民橫不可言蓋三十年于茲矣諸司莫敢誰何公職惟分巡矢于衆口吾寧博一官以活吾民奚不可毅然直往將軍方盛氣以

須不為動率位如醜姬群噪而器益不為動至匿七首欲不利于公公覺之佯為揖遜狀把其臂曰足下無妄動此輩不戢恐為足下累五人語塞而退公即條列其罪狀密告于巡撫巡撫即具疏星馳奏聞既而再問再訊鮮異同焉上請得

俞旨即械送高墻仍籍其所奪民子女田宅悉歸之三十年蔓延不解之禍一旦如市斯平燕若華胥官居野處怵舞于道仍為建祠立碑俱謝不欲曰非愛我非愛我人以是益多公無何太宜人訃至公悲號幾絕徒跣犯晨夜歸自是足不越閩者



三年或勸之仕曰吾父何年可復出邪方得侍翁  
養為樂未幾翁又奄棄公悲哀如喪母而瘠毀過  
之公故癯然纖弱兩喪總總遂至骨立于是屏迹  
家居又五年于茲終日闔扉坐門外事一不到耳  
非大慶唁相見有司之日可計而數銓曹聞其名  
不煩其赴部補浙江僉事忽疾作及轉廣西學憲  
報至公已蓋棺七日矣傷哉公天性孝友事二親  
煦煦如嬰孩狀務以順親為快事姊撫弟服食居  
舍更相推與意隆隆厚也平居端委帖纓不和一  
語然孤峭剛果之氣凜不可犯至臨大事決大疑

嶽嶽如南山當前即萬夫莫回持已雖峻乃其心  
顧純誠人以緩急告者營救不遺力過山樵野牧  
款款出溫言好語相慰藉未嘗以顯貴加人性不  
樂紛華一切宮室輿馬與夫聲樂技巧可悅富貴  
人者輒不好茹苦衣菲澹如也始為文章縱放不  
羈中更冲澹若左華返朴為詩種種合作歌類嘉  
州選擬絕謝律清婉在王孟之間善行書似松雪  
又間似仲溫時作小畫聊以取適曰小技不足為  
遂謝去日居靜室顧專情內典直欲以古哲自期  
務為窮宇宙不朽事所著有西齋日錄見道隨筆



若干卷其散逸不及登載者居多公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春秋四十有七子二長紹元聘楊氏鄉進士道南君女次紹節聘李氏庠生復科君女女三長適南安太守東海張公之孫庠生德瑋次適禮部侍郎賓山張公之孫官生元立次尚幼先以嘉靖乙丑十二月三日塋于蔡成涇之新原嗟乎吾于公之歿也有餘感焉人知其歿也而莫知其所以生知其歿也而莫知其所以壽蓋其生也文章風節純然踐古人之迹既不負其所學及其歿也廟食具依俎豆于孔庭之側又不掩其

生志况二孤俱英英異日青雲器則公所托以不死者不淺鮮矣而謂其歿歿信乎為之銘銘曰孰俾之良而耆爾年孰要其成而靳爾全多取之忌造物則然不于其躬亦有後賢矧其所遺不朽斯傳百世其昌以隆爾阡

靜軒錢公暨配潘孺人合塋墓誌銘

往余為諸生時與靜軒公同遊邑庠公性恬雅不樂芬華一時同遊者每朝暮游息各分曹彙聚或品評藝文上下古今往往指天畫地譏笑權呼俱岸岸自家公顧厭苦之獨避葦菴靜以余性亦然



時時握余手話平生通殷勤道密意驩如也蓋公知余余實知公既而愷竊升斗之祿走四方踪跡雖與公日踈而追惟疇昔未嘗一飯忘公乃今得遂歸志方謂可杖屨公側而公顧逝矣於乎傷哉公卒之明年其孤志學持侍御南湖徐公狀來請銘于愷愷固素知公南湖夙負偉望與公又相其密其言益鑿鑿可徵銘惡敢辭按狀公諱淵字時信別號靜軒其先汴人姓甫氏在宋南渡遂籍于松始祖諱冠一居竹園洪指東塘日暮昌代多顯人至國朝高祖諱思贇乃遺孤子為江督塔始

家華亭之車墩曾祖諱琳祖諱洪父諱冕號守愚繼母姨錢後故從其姓云公生穎異能言時即恂恂如老成人及長沉潜好學文尚典實補學官弟子員外籍甚倡舉文會並當時名士雖以藝文相角眈眈德業之勸曰崇本以達枝靡弗粹矣既而輒奮輒阻同遊者仍仍取科第去而公猶送廵庠校中乃喟然曰士處世如飄風爾不得吐奇厝畫流瀉名于青雲之上亦當隱約林泉睥睨六化以取適耳何用兀兀陳編與年少比妍耶遂不復言仕進矣天性孝友守愚翁嚴毅公視寢膳唯謹稍



拂意輒俯首下視怒必跪而請命翁亦為改容母  
 潘孺人早喪哀慟踰情至不忍聞自母潘孺人歿  
 而繼之者鄭鄒吳三孺人公事三孺人如事其所  
 生若不知其為後母也與伯兄極友愛兄亡撫字  
 其孤教養婚娶俾其之有成若不知其為兄之子  
 也年方華盛而潘孺人即棄去矢不再娶終其不  
 畜一婢澄心靜慮與夢俱潔此尤人情所難公性  
 坦坦夷夷遇人不設防吟常咲頷呵呵人或狎侮  
 之不為答亦笑頷呵呵喜道人善或見論人短長  
 輒面赤若不欲聞故里中人無問識不識咸謂公

長者好客客至款留酒飲醉即擊缶而歌深觴細  
 酌不為辭善言談意適不喜鍛鍊而雍雍吟話  
 音調自在又好奕棋別選敵對局與畫輒已不刻  
 意求工外似和易中有銜尺所賢所不賢了了如  
 黑白一涉非善學不可犯常讀書一小檮終日沈  
 沈坐容止端旋冠裳楚楚如也尤以正言奉諸子  
 諸子亦循循率教乃今仲子志學領鄉薦而學茂才  
 宏聲林方蒸蒸起君子曰公之教也經之也地所  
 門外事絕不掛口時與耆老結社為四客  
 遊山山谷間弄水泉仰鵲鳥陶陶真矣



隱君子者非耶配潘孺人其先妣諱某來之女  
性柔惠有士行歸公時業當中歲公不事  
歲畜孺人為之躬操管鑄樽節不為之備為  
豐事男如事父事後姑又以公之心為心如事其  
姑曲盡孝敬故公得諸母之愛者如人與有助焉  
頗解書史嘗以小學大義授諸子矢口無虛如經  
生歲餘雖旅有叩以緩急者無不滿意去故其卒  
之日有夫婦二人羅拜哭哭盡哀至武路去此其  
義皆可以觀大公生于某年月日卒以某年月日  
春秋六十有七孺人詎其生以成化甲辰三月初

九日卒則先公二十六年實嘉靖丁亥正月朔也  
年僅四十有三男三長志道娶壽氏次即志學中  
庚子鄉薦娶徐氏御史南湖公之女次志仁娶王  
氏孫男二長鯉徵聘聶恕女次傳統尚幼孫女二  
長適庠生莊松齡卒次許聘姚體達其子志道等  
卜以是年十二月十二日奉扶靜軒公柩于南錢  
豎羅涇之原遷潘孺人合葬焉嗟乎事未可一二  
言也登華陟顛或挾才藝以烜赫于時者往往逢  
世蒙知儼取華名者不可勝紀吾獨慙夫巖谷之  
士即行誼卓卓顧殞于蒿萊而弗聞豈其所道然



耶是則懿行如二賢者不可使後世弗知也乃為之銘曰才豈必試美豈必彰韜真抱璞維德之良亦有好述為鴻為光婉德並美以啓後祥往事則短來者則長于千百年允曰歸藏

鄉進士龍洲張君墓誌銘

龍洲君名德瑜字中美號龍洲其先汴人扈宋南渡來臨安諱澄者號斗山先生為君七世祖避地于松之華亭遂為華亭人數傳至東海翁翁由進士歷官南安守翁善詩能文尤以草書名探海宇是為君曾大父東海翁生六子長弘正次弘宜南

京山西道御史次弘至戶科都給事中次弘主鴻臚序班次弘玉次弘金號



是為君大父生其

標號首舉今為光祿署丞生君君生而質異才弘光祿公積學有年振緒執林累累弗第人曰公不自顯有起而振張氏之業者不在此子乎光祿公遂不自專其業銳意教君君益感奮童時即善屬文讀書日記數千言上下古今馳騁左馬輿到落筆雲布霞流瞬息滿紙與今余憲瑞溪先生為中表兄弟嘗共學寢食不相離旦夕如左右手每促膝論心矢言自負曰唐員淑九歲即能跪薦李泌



于玄宗弟較淑稍長得無厚顏乎時君年纔十三此其言雖戲而慷慨激昂之氣已烈烈見矣無何隨光祿公至京師盡交海內名士學日益奮時東洲屠公月梧喻公負厚望平生少許可一見其文至呼為畏友名日益起既而南還補博士弟子員有司試輒高等嘉靖乙卯督學方泉趙公較松士得君卷驚口何物少俊一造詣此乎遂推冠群士是歲果以春秋第二人領應天鄉薦當是時僉謂君上春官必蒙異知取高第若其家物既而偶不第再舉再不第歎曰丹穴之雉志在赤霄溼水之駒

不忘千里大丈夫操觚持管不干華盛時表見更何待邪益憤憤如遇敵弗怯竟以足沈慮得隱疾率傷哉君天性至孝事父母服食起居必問所欲雖霜晨暑晝未嘗離左右性就重不苟言至與人交缺缺有情味宛若可鞠或有非禮加者顧笑而受之竟不與較其人終亦愧服尤尚義輕利婦翁姚貢士之嗣及卒有遺貲盡為之君君既經紀其家而遺貲又一不落手人以是益多君吳下土風一奮危科輒改門庶偽倖僕買田宅恣所欲為君顧守庭訓益歛戢蕭然如木第時終日闔扉坐沈



沉讀古書若不知有門外事所著有山房十書多  
不蹈襲前人片語純然自標其形神使再假之年  
而山中之藏詎可量邪君生于某年月日卒以某  
年月日年纔二十有八娶姚氏生子三長以說次  
以訥次以以說方年十二作文即有奇氣鳳毛  
麟甲英英俱可瑞世意者天不蓋發于君而留其  
餘以有待未可知也光祿公以某年月日塋君于  
鳳山之阡已越歲矣而墓上之石猶留以有待愷  
辱知于光祿公願傳余一言又以瑞溪先生之狀  
來瑞溪文章家才且賢其言核而有徵余惡敢以

不文辭嗟乎大化流行詎可測哉以君之才豈惟  
人忘之天且忘之喪木先伐翠羽早傷物則猶然  
况于人乎故郊島餓窮賀勃夭歿自古記之矣不  
然太史公傳伯夷而反覆顏回盜跖之事其言夫  
豈虛也余于是益為君感悼而于大化果莫測也  
為之銘曰爾業弗揚名有章矣爾年弗長後有昌  
矣千載斯藏蔚其祥矣

太學生十洲孫君墓誌銘

十洲先生卒之明年為嘉靖己酉葬有月日其孤  
子賢衰經持狀來拜且泣曰孤小子不德移戾於



吾先君使先君泯沒以死孤實不孝罪何言追惟  
先君將逝孤侍先君側哭之哀啓手足問所欲言  
先君感然曰子在我何言吾死子其乞言於鳳峰  
子鳳峰子知我者也知我者銘我信有徵乎孤是  
以請子無靳言吾先君死且不朽余聞之不覺灑  
然泣下愷于公為甥龍津于余為中表兄弟往余  
為諸生時淪落無所比數公獨不以余為不肖館  
而賓之家余不能教其子公實教余朝夕惘惘歎  
歎宛如昨事尚忍秉筆為公銘執按狀孫氏先世  
世為華亭人俱弗耀曾大父諱文亮字以明大父

諱士亨字世泰父諱敬號雪軒雪軒翁積有隱德  
雅好施與年五十未嗣妣顧孺人有雙龍之夢遂  
生公伯仲仲即公公諱德華字從欽號鳳臺公  
十洲生有異質少小為文章煥發弱冠補博士弟  
子員集諸彥為文會顧獨推讓已彰彰聞矣試有  
司輒阻以例入太學再阻久而嘆曰學至長子孫  
髮種種矣安用咕咕囁囁日諷誦陳編與英少爭  
妍耶遂務閑適興至獨以詩自娛雖不標擬前人  
而閒雅可愛至辨別古今體裁低昂下上衡尺不  
爽樂交與見詞人墨客往往禮致即不至深山空



谷霜晨雪夕買舟逕造興盡乃返自奉不腆能羅  
列菓蔬修漿醴時時高會賓客彈絲吹竹務歌舞  
為歡性不能飲尤好人飲與客浮白引滿津津喜  
客醉或婆娑舞顧又拍掌起笑若佐其歡者與人  
無他腸坦坦夷夷一邂逅了其平生過半人或有  
以非禮犯者來若風雨燕笑自如輒不與較伺其  
色定徐徐陳說理道人亦帖帖抑首服嘗曰世事  
如流水但務平平耳晚乃放情山水不問薪蒸米  
鹽事時時遨遊巖谷間弄水泉狎鷗鳥陶陶然適  
矣既而嘆曰吾志齋矣事燕遊無益也每見諸孫

遶膝輒又喜曰此而可致吾即不類當必有元宗  
者出以彰吾孫氏也于是杜門謝客延禮名師每  
夜漏點沉沉人寢甚適公顧課兒孫惺惺無臆  
容故其子若孫得大肆志于學珠璣琬琰森然在  
庭並起而瑞于時公且不待矣於乎傷哉公天性  
孝友事雪軒翁承顧揣意旦暮上堂問所欲具言  
耳煦煦如也母顧孺人娶未疾幾十年公湯藥如  
一日聞呻吟聲母呼亦呼母戚亦戚及卒擗踊石  
不欲生與兄鳳樓極友凌朝夕如左右手鳳樓以  
貞不虛均病且死竟扶襯歸歸撫其孫齊子已出



至終身不畜姬侍齋心澹慮與夢俱潔公初以鳳  
名臺思欲起而一振將翱翔千仞為冲天之羽然  
有志未竟而年已向暮乃更號十洲十洲遠在蓬  
瀛隱然有羽化離塵之想詎謂其竟爾仙遊耶於  
乎其痛也已娶陳氏贈員外郎友琴翁女子一即  
子賢縣學生孫三長某亦縣學生次某次某俱業  
儒公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葬于白龍潭  
父榮從昭位也在禮當銘銘曰才而賢孰或伴之  
位而年孰或嗇之呂爾後尚克嗣之

張室胡孺人墓誌銘

故胡孺人乃竹村張公之室行人司行人張君曰  
灘之母孺人卒踰年堊有八月日大行君偕其兄某  
乃翁命持狀來乞銘于性狀孺人姓胡氏考處  
士公諱璋母王孺人世居寧寧包家橋公性淳厚  
以行誼聞好道家者言生子累不卒晨夕焚香願  
天必祝曰天乎其相告嗣又之孺人生生而貞靜  
淑也公與王孺人愛之曰此女也其日當世吾祀拊  
父遺教言曰為公擇婦鮮或當其有欲啖婦者婦  
者翁探握手謝去一談及孺人遺處翁喜曰請矣  
議者問故曰吾翁聞公賢其女必賢遂聘之遺



唐翁棄去家事倥偬而胡公亦竒愛孺人不忍離  
左右乃館公于家孺人敏慧觸事酬應能緩急  
昂多所帖服無何歸公入門里姑皆喜三日廬  
婦姑交賀即佐理家政晨起課僮僕力作時時  
井臼羞漿醴與姬婢同苦樂家稍振矣公性嚴少  
拂逆至色詞俱厲勃勃不可犯孺人顧柔順無  
終不作盛氣語伺其氣平徐以應之曰爾真怒耶  
公乃灑然易容崇儉約至屏澤飾謝華綺一無具  
下習自米鹽細小不待公命不妄費然嗜義若飲  
食樂成公美見有告急者往往賑食與衣至晚嘗

佩例私篋無不滿意去公教子勤劇每夜室人就  
寢孺人顧坐燈下沉沉向女紅剪尺鏗然有聲若  
佐其誦讀時夜間少懈又焚徐火煨芋栗或啜茗  
煦煦相勞苦即雞鳴月墜猶聞吶哦聲徹戶外間  
不率教公或移怒于孺人孺人泣曰毋雖慈未嘗  
不欲子入于善顧兒猶有童心未易格也汝不聞  
種樹待葉樹生有時急之恐傷物理已而泣數行  
下謂二子曰汝無忘汝父教爾心二子用是踴躍  
並奮于學某以甲辰成進士拜今官使朝鮮孺人  
聞之曰吾聞朝鮮在海外兒海外行耶怛然驚又



環溪集 卷二十四  
雖然喜曰

上命也敢不敬承事訖再使楚便道歸省孺人率  
又喜曰吾老猶及見兒錦旋耶歸未幾何大行君  
妻楊氏暴卒孺人哭之哀坐是怏怏竟以嘉靖二  
十五年四月四日卒卒之日猶教誡其家人正言  
朗朗相傳以垂絕之音猶可為訓孺人卒於成化  
之十一年某月某日享年七十有二生子二長某  
縣學生文與善甚方向用未艾以憲副良庵公命  
後某娶李氏次即大行君承憲卜以某月日歸葬  
于某原沈子曰余嘗讀女傳至撥諸賢淑昭執表

恒以風來世未嘗不嘆其婦材也難手全哉乃公  
見胡孺人閨中之懿種種有明徵焉斯其全矣銘  
曰內政理耶家胤昌耶珠沉而輝耶玉埋而光耶  
式歸且安耶百世其詳耶

奉政大夫廣東按察司僉事雙泉陳公墓誌

銘

雙泉公于吾母先太安人為弟于愷為舅氏吾母  
亦雅敬太安人少小白首如一日嘉靖癸丑歲太  
安人先棄去愷痛不及見得見吾公咳貌笑語猶



見若吾母時時起居及登堂上壽事吾公循事若  
吾母方期以百歲相娛而公又不幸棄去抱茲舌  
心痛其曷極塋且有期其孤嘉謨即愷中表弟也  
謂愷誼在骨肉以墓中之銘托以不朽且泣且語  
漱漱與淚俱下慘不忍聞愷不敢辭不敏乃影影  
記臆吾母道公平生者勉次其事公諱珣字汝器  
初號東吳更號雙泉公少即穎異見賓客執禮如  
老成人先正即友琴翁喜曰異日亢宗必此兒也  
及長補博士弟子員名籍籍起攻苦力學家日落  
愷嘗從之遊見庭戶蕭然窻突不烟人不堪其處

公居之晏如誦讀不以累舉弗第顧益奮乙酉果  
領鄉薦上春官再弗第益奮弗怯乙未尋登進士  
選行人兩村節使吳故鄉書錦人以為榮所過贊  
問健遺一切謝絕清聲朗然無何居友琴翁喪哀  
毀道情服闋轉司副過

恩典翁贈如其官母盛氏封孺人賀者屢滿戶外

公不勝悲乃嘆曰翁教兒正有今日乃不獲

並見見底立耶言至泣數行下秩滿陞工部

員外郎奉命督清源磚廠司商稅往來訪刺易

與稍不飭往往蒙不潔去公獨執準守恒度而額



外贏科一無所染即豪胥積筭不敢弄以事以故  
富商不得持貲取速輕費不致停次待需公私兩  
便至為立碑頌美尋轉郎中旋命督稅易州公  
治如清源而績加異烏又兼督山西王木不魚  
不徐曲為調度卒之民不告勞而國用以濟是歲  
加贈翁本部郎中加封太孺人為太宜人位未崇  
峻而兩被殊典談者以為章縫之異遇未幾陞廣  
東僉事以便道歸省見太宜人年就衰亟欲引去  
太宜人諭之曰吾雖老尚無恙無以吾故累汝公  
不得已就道蒞政方一月而太宜人訃且至矣乃

仰天哭曰吾惟不早見以至于此痛絕復甦公面  
目清冷見人不為喻喻冷熱今之巧宦者多與時  
低昂甚則借助聲勢以取媚于時公顧落落自居  
又不承奉大吏竟坐是飄然歸矣性沉雅家居無  
事終日悒悒坐與人燕會坐客或引曹較藝蒙呼  
浮白喧闐不自持公皆謝不能亦終席悒悒坐晚  
益崇後費計盈縮量所出入歲不製服日不重肉  
見族黨婚喪過侈或賓筵樽俎羅列絲絃鼎沸顧  
攢眉鬱鬱不樂或勸之曰人生取適不過玩流景  
引同志談飲食飽嬉醉遊亦可樂而忘死矣何乃



長慮遠笑岳老營營豈能千百年不死耶公乃嘆  
曰儉惟美德侈費非所以示子孫余雖竊升斗之  
祿蓋起自畎畝家故貧嘗思寸縷粒米不易得且  
散不復來吾敢不重自愛惜然終不改及卒檢遺  
囊亦無厚蓄即塋所有不逾中人之資乃今知公  
儉約無他蓋本於天性云公生于某年月日卒以  
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九配沈氏封宜人世居華  
亭曾祖考諱忠號尚朴祖考諱寬號容軒考諱旻  
即友琴翁妣成氏即太宜人子二長嘉謨官鴻臚  
次嘉議孫三長似祖府庠生餘幼嫁娶時皆名家

孫一尚幼茲卜以十二月十二日葬于海船灣  
之原是宜銘銘曰璞玉未雕冶金弗攻行本性成  
人今古風人玩其質鮮識其衷寧拙而蒙弗詭以  
通真不我鑿名亦何庸年不在邁位不在崇性有  
盡來者曷窮于千百年宅是玄宮發祥萃異克昌  
爾宗



上海集  
卷三十四  
方士容氏藏書

卷三十四

四

